

公理故必須兢兢業業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讎恥之火感痛形於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太上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輒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留臨安旬日中使問賜飲食等不絕禮遇冠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自北來飛長數里即具奏曰災異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憂勞庶政豈容有此伏願益修欽畏以答天心抑天之愛陛下殆將有以警勉於初助成聖德也更乞延見近臣咨問時政必使惠澤實及軍民先是公謂新政以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爲先因䟽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於上且乞以間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庶幾啓沃之間有所廣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爲宣

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  
備勸講論思上遂命召大寶公至江上復奏曰直言  
不聞非國之福自秦檜用事二十年間誣以它罪  
賊殺忠良不知幾何人願下明詔以太上之意條  
具往以直言獲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誣之以事而  
身已淪沒許本家開析事因經朝廷雪訴庶幾冤  
憤之氣得申今日又奏乞盡天下之公議以用天  
下之才時洪邁張掄使虜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  
到虜中鎖之寓館不與飲食令於表中換陪臣字公  
奏虜主持彊彈壓諸國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寢食  
之間無忘此讎上慰天心下從人欲不當復遣使  
以重前失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  
上下公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  
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堡  
豈不示虜削弱失兩淮之心懂將士之氣或有緩  
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為  
然浩已為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  
輒不以為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鎮淮上圖山東  
而子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  
邇海州之賞公方招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

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困公奏乞上  
幸建康而浩專欲爲懷安計公治舟楫于東海所  
圖甚遠而浩輒令散遣凡公所爲動皆乖異黨與  
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  
屬勞問不絕且乞上親喻之上賜手書撫存備至  
而子蓋卒不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  
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  
論奏曰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  
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臣自  
爲御營參贊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皆當時  
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  
遽欲絕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  
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旣失變爲  
寇讎內則爲虜用外則爲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旣  
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旣  
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爲而遣三也  
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者三十餘年日夜  
望歸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  
戶棄絕之不得衣食於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  
竊往歲用兵大軍以奔波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

慨念及此命諸將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  
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淞一  
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  
軍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絕之人  
心一失大事去矣國家所系人心為本惟陛下恢  
廓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佑其理必然上見之感  
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守臣往  
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持其口辯欲為浩遊說公  
折大義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  
致意史參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蹈  
覆轍浩聞之悚然時浩已遣使使虜報登寶位公  
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復而遽聞遣使懼天下  
解體前日洪邁虜中供伏事狀尋聞虜酋備坐告  
喻嶺北諸國虜借我和議之名以迫脅諸國類如  
此願毋遣浩竟遣之然虜計已行亦竟責舊禮不  
納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棫  
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  
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舞軍民之氣  
動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時已為此謀蓋江南形勢  
實在於此舍而不為未見其策又奏曰漢文帝初

立有司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為天下國家計甚遠願陛下留意焉公於九月中嘗具奏以謂近聞兵璘之兵在德順曾未幾月與虜大戰不可不為之深思也使此虜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視不問貽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令兩淮之師虎視淮壩用觀其變而遣舟師自海道搖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虜使有左顧右眄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牽制之勢將士當亦賈勇自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為功謂德順既棄則非徒璘無能為亦固撓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為然上遣內侍黃保躬賜公鞍馬手書曰卿以元勳特為重望慨風塵之未靜仗忠義以親行首固邊防徐謀開拓俾朕居尊無復軫慮緬思忠赤益用歎嘉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緩深慮有失機會復具奏曰人心向背興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願仰稽天

道俯徇衆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之望時契丹酋  
窩斡亦起兵攻虜爲虜所滅其黨奔潰驍將蕭鷓  
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爲女真一國之兵  
其數有限向來獨以彊力迫脅中國之民及諸國  
之人爲用是以兵盛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撫諸  
國則女真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諸國莫爲其用虜  
可亡也奏乞厚撫鷓巴等上從之詔公擬官賞施  
行仍賜手書勞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朕倚毗宣  
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虜來歸中外帖然今賜卿貂  
帽等時虜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  
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廬虜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  
院及移書宣撫司虛爲大言欲索海泗唐鄧商州  
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詐不當爲之動卒以無事  
隆興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樞密使都督建康鎮  
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  
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爲邊  
塞重鎮時虜將萬戶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  
仁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  
糧修城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  
若破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

我之意累遣親信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  
思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搆二邑之策公具以  
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  
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說其下則欲復遵舊轍  
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戰守之  
道本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用之  
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  
未革于天下揆之廟筭深有可疑臣願陛下發乾  
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德章一新內外盡循  
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後人心  
既孚士氣必振于以戰守何往不濟既至復伸前  
說上再三歎美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  
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  
趨虹縣而令參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  
將行念軍事利鈍難必恐或小跌傷上有爲之心  
謂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盡事機  
乞上置之坐右常觀覽焉又出旗榜軍前曰面奉  
聖旨大軍所至務要秋毫不擾專以慰安百姓爲  
事敢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達於聽聞朕所不赦

公渡江聞李顯忠至靈壁而蕭琦中悔以衆來拒  
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盡邵宏淵  
亦進圍虹縣顯忠會之徒穆周仁窮蹙率其衆降  
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趨淮陽慮顯忠輕  
敵深進則親帥官屬前駐盱眙幾便近得以指呼  
顯忠追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戶頭領  
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虜僞元帥者遣二萬餘  
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  
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  
數十年來無此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  
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僞副元帥紇石  
烈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  
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僞帥令於陣前打話謂  
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旣戰虜兵引却明日  
復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  
忠等率兵入城虜衆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日  
得謀者報虜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  
不能追也時虜名酋勇將降執系道精甲破亡不  
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爲靈壁虹縣之屯矣方初退師  
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洶動傳虜且至官



屬中有懷激以歸者亦有請公亟南轅者公不答  
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痍  
拯疾病存錄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  
始知虜初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  
拭留盱眙幾月俾將士悉歸憇而後還維揚具奏  
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爲本  
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卿屢待罪欲  
罰自卿始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嘗  
少變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賴卿經畫它人豈能副  
卿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  
大夫素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議百出上又賜手  
書曰今日邊事尤倚卿爲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  
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  
須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可先啓欲和之言又荐  
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統制統制官以下乞  
以次行罰時朝廷建遣揚存中以御營使行江上  
守備首途有日公謂命令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  
事身死無益遂論奏之上即日詔存中毋行公留  
眞揚大飭兩淮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  
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

兵家計修滁州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  
壽春廬州大抵虜人來攻泗州則糧道回遠城中兵  
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  
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  
大破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棫往建  
康挈家屬來維揚衆情大安兩淮郡縣悉增葺屋  
宇人物熙熙以至鄉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棫奏事  
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  
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  
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周其  
次管夷吾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  
可考不然作舍道邊何自而成而況安危禍福之  
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虜  
以傷敗之故其勢未能爲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  
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願深惟國  
計精選天下崑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  
之篤如前數君所爲謀出於一不使小臣得以陰  
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復庶幾  
日積月著太平可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  
遇自古未嘗有之彊敵若非君臣相與爲一朝夕

曰不較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  
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憐賜以骸骨  
使之待罪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上  
覽奏謂棊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  
公有加終不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時  
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  
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  
公都督之號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志寧並貽書  
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等且云今茲治兵決在  
農隙以恐脅我公奏虜力彊則來力弱則止初不  
在夫和與不和之間使其有隙可乘有機可投雖  
使人接踵于道卑辭厚禮無所不至亦莫足以遏  
其鋒也今僞帥書蓋知江南之士欲和者衆離間  
吾心腹撓亂吾成謀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于後  
惟陛下深察之臣誠過慮竊恐腐儒之論不知大  
計遂爲真和曾不知三數年之後虜馬日蕃人心益  
定我之將士解體怠墮方是時何以枝梧然今日  
內治未立人多懷私只貴謀身不思爲國軍民之  
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時  
朝廷欲謝却歸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

多遣間諜恐生邊釁公奏曰自昔創業中興之君  
圖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  
爲之用也攷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羣盜或得  
之降虜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  
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  
失宜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謬蓋亦  
天命之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  
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  
孰不可疑而況它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  
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它日人自爲敵計之出  
此豈不誤哉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  
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爲保身之謀獨無天  
命之可信哉又奏虜之於我有不戴天之讎挾詐肆  
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  
家反覆詭祕略無一實今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  
覆轍號爲信義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  
謂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  
乎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  
遂遣盧仲賢李拭持書報虜並借職事官以往公  
又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

四郡而宰執則令仲賢等許之無傷拭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遂鼠伏拱手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賢見公謬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冬必入寇我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當亟渡江公知仲賢爲虜所脅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備已飭借使虜來當力破之況探報日至虜之屯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議得無爲虜游說耶拭復被旨令入奏公命拭奏仲賢辱國無狀但所謀事未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此議拭至上即召見首問仲賢事拭具奏其狀且曰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朝廷與爲表裏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虜削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相往來爲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等叩頭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鑄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懼益大唱和議建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見諸軍惶惑歸正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諸軍謂虜人妄有邀索如輒敢渡淮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榜皆大恐獨上以爲然公又奏曰伏聞朝廷遣使甚亟思慮反

復實不遑寧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養愛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陛下龍飛之始英武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辭今將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畏怯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爲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扼以不戰又何能爲而直爲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可爲之時惟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後悔何及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爲異同於今日也又奏今歲守備粗嚴自秋涉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人自招紛紛緣此內外之情各不懷安於國體所係其大今使

行事體尤重豈宜更復草草惟此虜若必欲侵凌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動況專幸寇讎之不我侵急急然徒爲懇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上賜手書諭意將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辭未幾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議答虜書事以爲但當輕遣一介往觀其情僞而爲之所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鎮江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而八陵久隔赤子

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逆亮憑陵移書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目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彊之計而因虜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之膏血以奉讎人用猶子之禮以事讎人欺陛下以欸之之名而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欸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欸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

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欺陛下以歛之  
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家  
室之是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為心哉況  
兩朝鑾輿之望已絕宗室近親流落虜廷戕賊殆  
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安否臣實痛之臣  
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合豈可蒙恥更造  
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豈容狂妄  
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  
力主和議之臣並立於朝伏乞蚤降指揮罷臣機  
政臣見力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揮上賜手書曰  
覽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揮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誠  
為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俟卿到面盡曲折卿宜  
速來繼遣內侍甘澤賜公手書曰卿赴召入覲何  
為中道遽欲引嫌自陳軍國大事正要卿同心叶  
濟已差甘澤宣卿宜體朕意疾速前來公以上意  
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  
茲議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詢之士大夫  
多以為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為秦檜所擠  
瀕死者屢賴太上皇帝保全覆護獲有餘生今日  
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為陛下敷陳不知



陛下終能主張之否又有事之大者人才混殽風俗陵夷綱紀久弛上下偷安巨細積弊內治自彊未見端緒若力圖所以革之一繩以公不卹浮議則怨謗之言投隙伺間巧為傷中事必無成若因循不革日復一日何以爲國國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斷於中果行於外君臣一心無間可乘以濟此艱難之業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寢不遑處拳拳憂心有如皦日思所以爲陛下計爲社稷計須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數竒粗知學道豈敢叨踰榮寵竊位於朝以負陛下社稷哉臣到關日願賜清閒之燕俾盡區區度其是否使之進退有據不違其道不勝幸甚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專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爲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

與語又時召拭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  
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  
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  
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  
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馬時行  
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柅莫沖  
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  
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  
入對又首言之及揔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  
言於上曰今不幸建康則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  
回王業不可成且秦檜二十年在臨安爲燕安醜  
毒之計豈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圖大抵今日凡事  
皆當如藝祖創業時務從省約而專以治軍卹民  
爲務庶國有瘳不然日復一日未見其可上深感  
悟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  
之故械繫迫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  
上聞之亟召拭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  
也事當歸一也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  
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  
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

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朔旦  
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  
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怒聲色  
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  
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虜無  
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  
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施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  
虜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  
與讎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  
奏宜榜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無  
禮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庶幾諸軍知  
曲在虜且知和議不成激昂增氣上令督府以此  
旨降榜兩淮荆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  
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奏力主和議且  
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而後從事上親  
批其後降付三省曰虜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  
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之不若故事  
宰相日一人啓御封是日適公當啓啓畢即轉示  
思退思退大駭藏去先是上旣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  
初不與聞後奏事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

虜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  
及又見批語乃陽為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  
為傾陷之計蹤跡詭祕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日俄  
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  
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  
所能為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  
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  
遇王之望等還見之望力主和議因密奏之而思  
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  
可成乃令王之望等盛毀守備一無可恃者又陰以  
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稱虜盛彊為畏怯語而稽  
專主其議百計毀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  
多虞醜虜未靖憂思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祗寒  
盛暑勞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  
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義奮激曾不以為勞諸  
軍感悅有不待號令而從者計所招來山東淮北  
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  
營所招淮南彊壯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  
之以守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為兩淮要塞皆願以  
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

六合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為險處皆積水為櫃  
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  
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脅和至再至三皆有約  
日決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  
知吾備禦甚設卒不敢動反為防我計及是公又  
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軍聲大振  
虜聞公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汭邊清野以俟淮  
北歸正者日來不絕山東豪傑悉遣人來受節度  
公曉之曰淮北山東之人慕戀國恩厭苦虐政保  
據山險抗拒賊兵于今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  
爾等忠勤為之惻痛已具奏皇帝記錄汝等姓名  
將來大兵進討則犄角為援晝驚夜劫抄絕糧道  
如是賊兵深入便當連跨城邑痛戰賊徒勳績儻  
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量力無或輕動  
反憶賊計今本朝厲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  
訓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  
王之孫沉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  
喻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姦  
臣誤兩國皆被女真之禍今契丹不祀皇帝無日  
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躬存亡繼絕之義

虜人益懼遂爲間書鏤板摹印散之境上類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遍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爲勞勩思退等以其效力尤多尤惡之使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爲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等用上出公奏思退穡議屈於是始謀更造它事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留深而穡指公此事爲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已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喻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

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弃地求和之議且命宣  
諭司及統領司磨治督府文書錢物吹毛求疵卒  
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  
觀使公雖去國不敢以嫌故有隱奏尹穡茲邪必  
誤國事又奏勸上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  
勿復問時事後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慨然語之  
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況吾荷兩朝厚  
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  
見安忍不言上復欲用某某當即日就道敢以老  
病為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者聳然公以連年  
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苾且畏暑未能遂還長沙  
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頊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  
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為之銘曰天下之動  
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  
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日讀易更定前說且曰庶  
幾未死於學有進也又取易象題坐右曰謹言語  
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親舊來訪者輒與講  
論古道終日不倦蓋其心純一無出處動靜之間  
如此孟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歎曰  
吾夫命不遠矣手書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

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  
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  
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  
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有曰泛觀萬物心則惟  
一如何須更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粟粟至二  
十有二日始復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命子栻  
等坐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  
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  
星隕于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  
盡驚翌日得公書欲來寓居云計聞上震悼輟視

朝兩日有旨贈公太保栻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  
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嶽之陰  
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  
無益之書未嘗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  
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冊至一介  
之賤亦曲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  
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  
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  
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說其  
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逼



人莫知其為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為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上前務盡道理期於聽從不為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謫命處炎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遠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則憂思終夕不寐嘗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自壯至老或用或舍未嘗有斯須之間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順適曲盡其心奉養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婦子見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時遠去侍側每覺意緒不佳則曰太夫人得無有疾乎遣人候問則其日果太夫人服藥也太夫人方嚴或顏色不和則公拱立左右蹑蹻若無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蓋自膝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沒見素所服用

之物未嘗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誠篤至上自宮禁  
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間風而興起  
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也於兄徽猷公  
友弟篤至教養其子與己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  
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昏嫁亦皆取給焉歲時  
祭祀必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涖焉  
及祭肅乎如祖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薦于廟而  
後敢食噐皿擇精潔者備薦享不以它用素能飲  
酒至斗餘及貶連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熱宜省酒  
即不敢飲及再見太夫人命之飲乃飲遂終身不  
踰三酌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天  
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燕處飲食皆有常  
度雖在閨門無戲語無惰容未嘗偏倚而坐未嘗  
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  
息及在餘干未寢疾間温恭朝夕無絲毫倦怠意  
絕筆二銘于今讀之猶能使人悚然起敬則公之  
心雖未易以言語形容然於此亦可以少見其幾  
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以至於德成而行尊  
非強勉所能及也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  
論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

也而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摠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乎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闢闢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又嘗論剛柔之義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故夫必欲遠聲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剛也君則之於內而主斷也至於禮臣下下賢才撫四鄰愛百姓卹孤寡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安進退守職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至於犯顏敢爭捐軀盡節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殺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爲不義守忠義之大訓弭患難於當年斷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華夷驚服其動莫非剛矣故夫善觀易者必觀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可  
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銓求公  
序其所著春秋傳者公告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  
事章章者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於天豪釐不  
差夫子叙四時稱天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  
于是興逆天則亂生物之功于是息爲千萬世訓  
至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嗚  
呼使王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諸侯陪  
臣知有大夫馴致之理得之自然禍難孰爲而作  
哉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  
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  
侯雖曰強大敢違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  
取誅滅耶周道旣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禮奉  
承天心以大明賞罰於天下春秋爲是作以我褒  
貶代天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懼亂臣賊子易慮  
變志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  
聖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於此書者矣公於本  
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  
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嘗曰萊公自澶淵  
還耻於城下之盟益勸上修德立政旣不獲用乃

有東封西祀之說鄭公使虜還以和議為恥以自治為急務而不受樞庭之賞文正自西鄙入參大政勸仁祖開天章閣俾大臣條時務大修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其猷為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幾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公所為適有契于公心也與每訓諸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為本禮以敬為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見人有一善為之喜見辭色子姓輩言動小不中理則對之愀然不樂人自感動公初娶揚國夫人樂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為侍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公曰國事如此太夫人在遠吾何心及此遂終身不置妾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賢明淑順與公同志事太夫人盡禮鷄初鳴已冠帔立寢前俟太夫人寐覺夜則俟太夫人寢至息勻寐安乃去食飲湯藥一一親之太夫人常曰吾兒孝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內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宇文氏私門每訓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

履冰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蓋其德誠足以配  
公焉先公五年薨葬衡山與公同兆異穴生子男  
二人長拭右承務郎直祕閣次杓右承奉郎公奏  
議務坦明不爲虛辭率口誦令子姪書之皆根於  
心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  
解四卷易解并雜記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  
一卷書詩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貫日月孝  
通神明盛德鄰於生稟奧學妙於心通勲存王室  
澤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編錄  
可紀謹掇其大略以備獻于君父下之史官傳之

無窮且將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乾道  
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狀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下

56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行狀

丞相魏國陳正獻公行狀

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世蓋出潁川晉永嘉之亂  
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達南遷泉江始  
為閩人其居莆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  
真二十二世孫嶠沆始斑斑見於碑碣然世遠不  
可得而詳矣公之家自沂公以來皆以好施周急  
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歲自知為學  
冀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年以

晦菴先生集卷九十六

鄉舉試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文讀之  
歎曰公輔器也將寘首選而同列有異議者乃屈  
居其次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  
以科第自高同寮宴集常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  
太守汪公藻走視之則諸掾屬方相從飲某所而  
公之輿卒亦或假之以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責  
公亦唯唯摧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公慰諭  
且問其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之行而又資其  
僕御亦安得為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  
幸於自解而重人之罪乎汪公歎服以為不可及



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第二人再調即為館學清官  
是時秦丞相擢用事察公意不附已乃以為南外  
睦宗院教授終更造朝中塗心悸夜不得眠公曰  
吾它日未嘗如此意者吾親其不康乎翌日馳歸  
則冀國夫人果以是日屬疾矣遭喪服除添差通  
判南劍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在  
館歲餘非時未嘗一詣東西府時今天子方為普  
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宰相爭欲置其  
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端厚靜重者為之乃以  
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  
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傳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  
王好翰戲誦韓愈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  
吏故多與諸府寮狎公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  
談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除  
監察御史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居朝夕往  
來及倬為言事官公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  
公既遷中司欲薦以為御史而先以告公力辭之  
後數月汪徹為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  
下然後謝公曰恐公復辭不敢告也俄遷殿中  
侍御史首為上言人主以兼聽為美而存心必本

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反復推明引今附古詞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然不可犯上固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不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侈其志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所以侵漁百姓刻剝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不至而任事者未嘗一誰何之則將不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而虛籍太半不可稽考軍士疲於私使困於回易大率以奉主將之私而所得衣糧隨手尅盡羸瘦單薄有可憐之色而主將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恩矣陛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警其惰作士之氣而收其心則紀綱正而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上恩而效死以報國者哉上亦稱善再三公遂劾奏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冤陷無辜今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以懲惡劉寶總戎京口紀律不嚴裒斂特甚朝命分兵屯戍輒拒不遣亦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湯思退秉政無狀公論沸騰會冬無雲而雷公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撻撻苛細公曰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爲乃獨

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淺暗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詔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復議請褫其職公曰事貴適中而已思退非有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時免相恩禮未可殺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視沈該不有間乎今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不復論金虜自燕徙汴謀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哀斂交結得幸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正月既望大雷雹已而雨雪凝亙旬日不解公引春秋所書雷雪之變且言當時兩異相距八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之矧今日並見其異甚矣蓋雷雹陽也雨雪陰也雷而復雪是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出而為物害也以類推之是為夷狄將陵中國臣下將竊威權之象所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虜勢駸駸蓋已可見備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傳摠兵戎殖貨財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其力足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眾口道塗仄目中外切齒久矣養之不已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人望別能否正紀綱信號

令廣惠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術而不可緩者惟  
陛下并留聖意因遂劾奏有中罪狀語益切天子  
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無雲而雷今春已  
雷而雪間者日闇無光而淫雨不止前日又有地震  
之異變不虛生實應人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  
有未當歟備禦有未脩而賦斂有未節歟近習有  
撓權而大臣無任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謹  
之論不聞歟何嘉氣之不應也傳曰聽之不聰厥  
罰常寒願下求言之詔以審政事之闕而深詔大  
臣念咎引慝以答天戒又言部使者多不舉職請  
令自今臺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檢舉  
議罪以聞又言近世例以小廉曲謹文采醞藉取  
人而於識量深沈智略慷慨之士未有以爲意者  
所以多士盈庭而臨事常有乏之之歎謂宜廣收  
博采舍短錄長用之繩墨之外責以事業之成勿  
拘小節勿課近効庶其有得以濟時用會詔以災  
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上計策公言虜人窺伺其  
意不測而兩淮之藩籬未固荆襄之聲援不接宜  
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荆襄諸將之兵而假以它  
用陰遣間使往來江上密問諸將計策或令各遣

腹心赴堂稟議使諸大臣從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參酌去取以定其論庶幾緩急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它則選練犒賜以作士氣擇吏蠲賦以輯鄉兵脩城築壘以嚴保障亦事之不可緩者而揔其大要則在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則又在陛下益堅睿斷先定規模無以憂疑自為退沮而已又言命令之出不可不審內外之任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急在節財用而冗官妄費實為今日財用之大蠹且如添差總管鈐轄一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五六十萬公使人從費又倍之其間又有連為數任而不替者有更歷數州而不已者宗戚生朝賜物尚依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奉給有旨罷勅局而或兩年不罷有旨減吏員而三省密院御史臺不減大禮浮費以巨億計樂工五百人教習百日食錢至二萬緡修輿服器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房兩部將作軍器兩監文思車輅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日五六百者不知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為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興為無問大小稍有關係行遣文書一字以上

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限裁損而陛下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曆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而人心不患於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私役教閱不時緩急不堪倚仗故今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上供以給其費宜詔有大軍處即令將兵通共教閱無大軍處即令旁近大軍分遣將吏就州教之勸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屯大軍漸可抽回以省截留之費是時虜人侵軼之勢已形而江淮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惴莫敢發

南本七集七

言公又力言宜蚤置統帥使擇間探遠斥堠謹烽火修城池以待其變而當是時莫有堪其選者中興舊臣唯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困於讒口謫居湖湘中外物情翕然歸之上心益以為疑不肯用也公乃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可謂危且迫矣而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諳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不識浚且亦聞其為人意廣才踈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今居謫籍杜門念咎未嘗不

追悔前非老而練事殆非復前日浚矣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之臣又未有能過之者雖有射鉤斬祛之仇猶當置而不問況浚嘗為陛下腹心之臣初未嘗有此隙乎竊聞譖者言其陰有異志又以放棄之久疑沮益深若付以權恐漸難制臣請有以明其不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為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乎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乃悟首肯久之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之策且陳避狄之計公遂抗言去為竊弄威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筭請按軍法斬之以作士氣上愕然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既而邊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屯據要害而用兵之意猶未決也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勝若得虜人便離巢穴送死而來則中原塗炭之民與其種類怨叛之眾爭欲起而圖之者何可勝數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間道以擣其虛則虜之成禽必矣臣之

所慮獨恐其知吾有備偽為甘言復以和議設我耳然彼或出此而吾能益嚴備禦之計修築營壘大開屯田以為久駐之基俟其退歸築穴然後姑與之和此則猶為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於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為非是而遂歛兵增幣墮其計中則為無策而大事去矣虜兵尋果渡淮公受詔措置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指授方略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虜軍自亂殺其主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堡寨屯田公行所過勞來安集流逋稍復舊業虜中更立新酋遣使來申舊好朝廷方議酬答之宜而議者或曰得故疆者實利也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者多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前日和戎之計蓋非得已今此使來正審事機正名分之日也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名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即復中原遠謁陵廟然亦足以作頽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虜人挫衄之餘急於自定汲汲求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疆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為哉當此機會臣以為



非獨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惟在朝廷先定規模有以俟之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為難也公又以為和好果成尤不可以無備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并圖上兩淮戍守屯田事宜所以為保江之計者甚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略者以為諸將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儲將材又言淮北流民自相剽略吏不能禁宜加區別撫其柔良而收其暴桀者畜之軍中束以紀律至於虜中形勢彼雖或能言之然皆務為可喜之言以冀投合不可輕信而吾之虛實險易彼皆得之則又不可以不為之防大抵但當益增屯兵多遣間諜以俟得其情狀之實然後乘其機會量力以應之耳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固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僥倖為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佞使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詖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志專而見理明功業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為國者賢不以讎

長驅深入潰其腹心不出之功可一旦而立也若  
其有備回颿轉施信宿可還彼亦將如我何哉此  
不唯救急之計實因敵制勝之一奇不可失也奏  
入會朝廷有力主和議者已詔璘班師而公計遂  
不行識者恨之公又極論軍中虛籍冗占擺鋪營  
田差借之弊且請戒諸將毋得以回易資饋餉結  
權要十一月召入奏事既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  
給從臣筆札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定規模二曰  
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  
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  
恩九曰限改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  
之說曰比年以來左右近習稍有以名聞於外者  
士夫奔走趨附將帥納賂買官遠近相傳道路以  
目願深察而痛懲之無使或爲聖德之累也隆興  
改元都督府建改參贊軍事力辭建康得免別除  
禮部侍郎領職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爲不若  
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張公從之會謀報虜多  
聚糧邊邑諸將以爲如此則其勢秋高必來不可  
當不若先其未動舉兵擊之以破散其業張公又  
以爲然乃請於朝而出師焉幕府次盱眙大將李

而弃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遣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子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反側之害於政事亦且無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大寧宮使闢重門而直視之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見之此陛下家學也願留聖意以幸天下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本職充江淮東西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復境土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閩外之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而沈靜有謀故有是命公力辭建康不允乃辟材吏通判府事分理民政而獨與張公協規并力大飭邊備是時蜀漢之兵北征秦隴雖頗略定城邑而勝負久不決公爲張公言請襲虜以分其勢張公然之公因上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而虜人悉衆拒戰兩軍殺傷雖略相當然久而不決則危道也兩淮戰士今雖且當固守然事勢已急豈可不爲牽制之舉臣竊以爲莫若分遣舟師出其不意直擣山東中原豪桀宜有應者則彼必還西師以自救而璘得乘勝以定關中我又及其未至

顯忠邵宏淵連下虹縣靈壁遂將乘勝長驅公曰  
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不然師  
老力疲遇敵恐不可用也張公然之亟以檄召顯  
忠班師則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而虜大發河南之  
兵以來矣顯忠身出鏖戰城下殺傷過當會夜兩  
軍不相聞知各驚潰去而道路流言以爲官軍失  
亡數萬賊且乘勝南來素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  
搖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  
計其實所亡失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且勸上  
勿爲浮議所搖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常  
事願勿以小衄而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也  
張公抗章待罪公亦奏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  
秩兩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  
官尹穡陰附思退建議罷張公都督使復以宣撫  
使治揚州公上疏曰朝廷果以浚爲不可用則罷  
之而更屬賢將可也若猶欲責其後効則貶官示  
罰亦古法也今乃使之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  
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又從而沮之如此則人  
情觀望無不解體浚方爲賊餌之不暇尚何後効  
之圖哉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